



我讀

《虛幻樂園 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危機》

自由時報記者
趙 卿 惠



虛幻樂園
理查·隆沃思著；
應小端譯
天下遠見 / 8903
ISBN 9576216699 / 平裝

當臺灣喊出知識經濟、綠色矽島等口號時，全球經濟自由化卻已成為一匹脫韁野馬，難以駕馭。甚至有學者預言，知識經濟將使知識員工與廣大民眾形成新的階級鬥爭，甚至會使得全球的輸家變多，贏家變少。對臺灣來說，知識經濟內涵與危機，政府似乎只明白全球經濟自由化的繁華，卻不願面對全球可能互有牽動的影響，尤其是中國市場對全球的影響，在這本書中有都很深的見解，值得知識員工仔細品味。

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危機

作者隆沃思是芝加哥論壇報資深國外財經記者，傑出的專欄作家，透過銳利的觀察及豐富的財經涵養，將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危機描述出來，甚至在書中也提出對於全球經濟化改善的方法。

知識經濟是全球經濟化的最主要的一個概念，因為知識成為可以販售的商品，這與過去科學家不販賣知識有很大的差別。因為我們不難想像伽利略、牛頓等科學家若把所研究的成果拿來販賣，現今的世界還會是這個樣子嗎？當科學家把研究視為商品時，究竟在全球經濟化中，有多少人可以因知識而更富有，有多少人卻因難成為商品而被淘汰？

WTO會議在西雅圖爆發的示威抗議畫面相信讀者仍記憶猶新，但多少在心中畫下了一個問號？美國這樣先進的國家，為何也會擔心農產品的銷售？其實，在臺灣還沒有爆發這樣的農民示威，主要是市場還不夠大，再者還沒有正式加入WTO會議，另外，一項更重要的原因是，臺灣主要的農民在近幾年來都接受了轉型的準備，當然將來農產品市場一打開，還是會有許多的街頭抗議。

作者在新無產階級一章中提及，工業革命製造了更好的新工作，使數以百萬計的農民離開農場，並得以享受更高生活水準。但是，現在農業只需要少數人力就可以生產我們需要的各種食物，工業界現在需要的人力遽減，卻能照樣生產我們需要的各種產品。新的全球市場以電腦力量為基礎，但是電腦在取代工作的同時，卻不能製造更多新工作。全球工作緊縮使得美國的臨時工變多了達兩百萬人以上，而美國也有一百四十多個主管出路的機構，專門為這些原本正在往上爬的中級管理人員尋找新的臨時工作合約。隆沃思認為，有關於勞力工作上的矛盾是花費了一世紀的努力，才把每週工時減至四十小時，現在工作日數卻可能再被迫砍掉一半，甚至恐怕連工作都沒有。

作者隆沃思以美、德、法、日等歸類為第一世界，而蓄勢待發的中國、印度等勞力密集的地方做為第三世界代表，隆沃思認為，第一世界從工業革命之後，即屬於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但當全球化之後，被第一世界奉為圭臬的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都可能受衝擊。而他主要著書的原因在於全球經濟化應被新的經濟秩序管理，甚至駕馭，否則全球



的勞力市場與資金都將陷入一片混濁，在國家制度未被取代之際，恐怕會使得全球經濟的繁榮立即成為泡影。

財富都將集中在更富有的人身上

這個「唱衰」全球自由經濟與知識經濟的聲音，在臺灣聽起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大家如果記憶猶新，高科技產業日前對於大陸市場的前進與否即引發兩大龍頭台積電、聯電的兩極化的反應。台積電認為應利用大陸低廉的勞力市場以保值臺灣高科技的榮景；聯電則認定若高科技只取向於勞力低廉將不是解決市場衰退的最好藥方。

隆思沃在這方面提出了另一種看法，他在書中以美國為例說明指出，在全球經濟自由化之後，美國人為何憂心忡忡？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企業縱橫全球，但是這些營利和活力，來自於大企業能夠利用全球經濟體系，在它們看中的地方投資，在它們能夠找到最低廉勞工地方從事生產，把產品賣到利潤最高的市場，在稅捐最低的地方尋求稅務避風港。

也許是全球經濟自由化所製造的財富都集中在更富有的人，隆思沃說，以前員工命運隨著雇主榮枯而起伏；生產力提高，工作待遇也改善；失業率降低，薪資隨之提高。現在這些因果關係都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種經濟精神分裂症，症狀就是企業每裁員一次，股價就上漲一翻，彷彿對員工不利的消息，都是雇主的福音。

全球經濟自由化之後，讓第一世界出現了不同的徵兆，如美國是薪資低降、歐洲是失業嚴重、日本則是經濟停滯；而面對這些問題，各個經濟強權國家如何解答。隆思沃也提出一個大膽的思考方向，「經濟的作用何在？經濟是為誰而存在？」他相信依照各國不同的歷史背景及文化，一定會形塑出不同的經濟體制，而這個可能的答案也應該是個地區的人民為下世紀所形塑的文明。

中國大陸已有亞洲經濟共榮圈的雛形

在書中，對臺灣的讀者來說，最引人矚目的是隆思沃提到中國大陸下一個強權的問題。他認為中國大陸有非常龐大，潛在的勞動力總數約有六、七億，目前仍被排除在主流經濟之外。中國大陸要發展到人力供不應求，被迫提高薪資，還要等上好幾年；如一旦薪資低得無以復加的中國人，突然加入世界經濟體系，如潮水般地推出大量產品，在全球貿易體系要如何應付？若第一世界為此而把薪資降低到中國的勞工水準，勞工的反彈勢必讓體系瓦解。

對想要利用中國低廉勞工市場的西方和日本企業，隆思沃提出一項警告。北京政府過去堅持外資工廠製造的產品幾乎都得出口，不得進入當地市場。中國大陸外資企業出口的產品，在1985年只佔中國大陸出口的1%，現已超過33%。中國對於美國貿易順差已超過日本，但是至今，中國出口的絕大多數是低技術的產品未能與美國產品直接競爭；但是這樣的情況還是令人擔心。中國想讓產品升級，目前也已輸出無線電收發器、科技器材和電子裝備。同時也利用貿易和投資的政策，迫使西方企業協助它掌握這些科技。

外國企業原看上的是中國待遇低但教育良好的勞工，事實上，這種希望只是誘餌，中國正巧妙地利用這些誘餌得到它想得到的新科技。如西方飛機製造廠和其他出口商知道想賣東西給中國，必須在當地設立零件工廠，並引導中國人進入它們的領域；一旦中國熟習這些技術，必將成為強勁的對手。

對於隆思沃這樣觀點，著名的政治學者杭亭頓（Samule P. Huntington）所著《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聯經出版，1997）中也提及對中國經濟發展已有亞洲經濟共榮圈的雛形。

杭亭頓認為，中國政府視中國文明為核心國家，所有華人社會都應馬首是瞻；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十年，雖因天安門事件而減少西方對中國的經濟活動，但卻給了海外華人製造機會與誘因，充份利用他們共同的文化 and 個人關係，在中國大量投資，結果反造成華



人社會全面經濟驚人成長。其中臺灣對中國出口額從1986年0%，至1992年竄升到佔臺灣出口額的8%，當年成長率的35%。多數學者認為，造就這個亞洲地區策略是利用臺灣大量科技製造產能，香港傑出的企業、行銷和服務才能，新加坡完善的通訊網路，以及中國廣袤的土地、資源和勞力。

杭亭頓認為，以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幅員、經濟動力和自我形象，都可以讓她成為躍居東亞的霸權，這也是經濟快速成長的自然結果。杭亭頓並預言美國對於中國形成的霸權，將要付出代價，至少在沒有進行修補的情況下，美國一定得退出亞洲區域，而發號施令的將是中國！

最近有許多人討論兩岸經濟共榮、或者戒急用忍政策的解禁，但未能從宏觀的態度去看待中國的崛起，與亞洲經濟上愈來愈緊密的關聯。在天下雜誌民情調查中顯示臺灣民眾再移民的現象，且中國成為第三個移民的考慮地點。事實上，這樣的再移民現象和全球經濟愈來愈沒有界限似乎相抵制？還是說全球經濟化讓所有人成為地球公民的要素已高漲於那一個國家公民之上了嗎？或者我們可以解釋，這樣的情況與臺灣失業的焦慮是不是全導因為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失調？隆沃思指出，全球經濟自由化，可以讓工作移向低薪資的地方，但工作者卻因為其他因素無法移動，這也是造成勞力失衡的主因。除非可以搭上知識經濟的列車，否則一般的中產階級都可能成為無產階級，隆沃思這樣預言。而這樣的貧富差距會使少數知識員工和廣大民眾間出現新的階級鬥爭，管理大師杜拉克也如此警告。

全球式的大型企業將打破國家的界線

隆沃思寫著，上一代的美國人都認定，下一代的生活會更好，但事實是這樣嗎？我們在全球經濟自由化中，幾乎對於全球式的企

業沒有招架之處，這些都將使我們的生活形態被企業形塑，被大型企業所規範，而大企業也將打破國家的界線，全球化削弱了各國政府控制經濟的能力。

依據本書引用的華府政策研究所的報告，世界一百大經濟體，只有49個是國家，其餘51個是企業集團；前排名21個都是國家，接下來就是企業體的天下了。日本兩大商社，三菱和三井，分別排名22與23。這個報表顯示企業已超越國家，大企業利用科技製造比較利益，在全球各地自由調配這些利益。

這個觀點倒也可以說明，臺灣近日來許多大型企業對中國市場發表的看法，純粹是企業利益，和國家發展沒有絕對必然的關係。而臺灣的意識形態太強勢，導致所有的問題後來都被歸類為政治的選擇，這點應該是臺灣所有政治人物都應反省並努力，去除意識形態，尋找方向與途徑與世界接軌。

隆沃思說，在美國，這一代要搶奪工作機會，擔任臨時工作，不斷地創新致勝，創造反應靈敏卻無所寄從的文明；在歐洲，年輕一代從學校畢業，就加入領取救濟金的行列，淪為下層階級，成為工作不知為何物的失落一代；日本過去的終身保障制度也將被迫改變，這樣將日本形塑為大株式會社的保護措施也將因中國等勞力市場加入而更困難地運轉。

這本書所描述的全球經濟自由化是弊多於利的，甚至沒有一個第一世界國家要到了好處，即便是第一世界的企業擁有好處，若不能將這些利益與第三世界分享，那麼地區的衝突也會讓全球化失去動力。

很難想像這是一名記者寫的大塊文章，讀後有很深的悲哀，相較於臺灣的媒體，我們怎麼稱得上是知識員工，對多數的臺灣記者來說，我們真的只夠格稱為一名抄錄的寫作者。

△